

创作谈

绿水青山之间的情与思

任林举

早年读宋人贺铸词，有这样的句子：“识当年、桃叶西陵。吟咏佳词，想像犹曾见。两桨往来风与便，湖平月上江如练。”我便想，这人文气息如此浓郁的优美意境，究竟哪条江、哪条河堪当？是的，如果逢上个风平浪静、月色皎洁的夜晚，月光洒在哪个水系上还不是银光闪闪？可是，如果没有挺拔俊秀的山峰相衬托，仅仅是一江曲水，又怎能产生飘然如练的美感？

于是，在记忆中搜寻大半生走过的山水，最后还是将画面定格于漓江。感觉只有桂林山水相互映衬、相互成就的风光，才能与这美妙的词句和意境相匹配。

这是出于个人的某种偏爱吗？很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对秀秀而著名的桂林山水有极深刻的印象，挂历或画片上那挺拔并立的峰林，蜿蜒柔媚的漓江，山水间的云雾、竹筏和渔火，无不给人留下空灵、古朴、素雅的美感。悄悄地，我便在内心深处生出隐隐的期盼，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与这片山水结下一丝一缕的缘分。

2022年的某天，突然接到《中国作家》杂志编辑的电话，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找人写漓江，问我有没有时间。说实话，当时我手头正在写另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采访刚进行到一半。这需要选择。如果换一个题目，我会拒绝。但它是漓江，我无法一口回绝。三思之后，我决定，不管克服多少困难，



阳朔风光。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李惠敏、田丰、陈国元等学者编著的《中国工人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以“为工人阶级立传”为出发点，描绘百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文学史画卷，为我们了解中国工人文学形象的变迁和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情况看，以工人中心内容的著述，与以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为对象的相比，明显薄弱。从作品研究看，研究者总结的“红色经典”代表作“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缺乏工人题材。从文学史编撰看，中国乡土小说史、军旅文学史、通俗文学史等版本繁多，但涉及工人文学的史著很少。李惠敏等人编著的《中国工人文学史》，突破了旧的史传传统，明确以反映工人生活、命运、成长、奋斗的作品为中心，可谓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文学史”，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述的空白。



网络小说《我的黄河我的城》（海燕出版社）以生活在中原大地的邵氏一家为对象，通过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70年间发生的故事，在历史变迁中铺陈平常人家生活画卷，展现时代发展辽阔图景。第一代邵中诚与妻子李秀珍响应国家“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东北老家来到河南，找到一份清理黄河泥沙的工作，参与到治黄事业中。

也要咬着牙把漓江写好。

我最初的想法是以漓江流域为对象，写一部散文集。因为我是写散文出身，许多年一直从事和致力于散文创作。但出版社更希望我写成反映漓江治理的报告文学，这使我纠结。写成散文还是报告文学，并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会不会制约我去呈现这山水的美？出版社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以散文写桂林，是侧重桂林山水的美学价值，但实际上桂林山水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美学意义。

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还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漓江流域的环境和生态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显然，就其社会意义来说，漓江不仅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态理念，更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对外形象。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就和经验，无疑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和示范作用，更是“两山”理念的一个有力佐证。如果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面、真实地反映这场卓有成效的生态治理实践，其所彰显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可想而知。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漓江，有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要处理好文学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我坚信一个好作家，应该有责任、有能力



▲《江如练》书影
▶任林举近照



把报告文学写得更耐读、更有力量，也更有文学感染力。

通过多年创作实践，我还有一个发现。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有一项特殊的福利，那就是学习的机会。因为每进入一个新领域采访和创作，都需要对这个领域里的人、这个领域里的专业知识以及这个领域里的人文精神、文化要素等进行全面了解和深入挖掘。在采访和写作中学习和思考，在学习和思考中提升认知和人生境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在采访和行走中接触的都是鲜活的人物和事件，他人的“行”可以和我们的“知”实现无缝对接。

在漓江流域的采访，是我写作此书最大的收获。真正认识一条江，是一件让人生变得丰盛、美好的事情。从漓江的源头，一直走到江之尾；再从它的人文起点一直走到当下，我看到其中无尽的风云变幻和沧桑桑田。一个年代接着一个年代、一个地域接着一个地域、一代人接着下一代人、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梳理下来，就觉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里重新活了一次。

为保护桂林山水，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到桂林市，到县乡各级党委政府，再到流域内的广大群众，大家砥砺前行，久久为功，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政策，不吝投入，不遗余力，甚至不惜牺牲眼前利益，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这片山水的敬畏与热爱。他们扎扎实实

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命运与共的生态发展之路，进而以漓江流域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和流域人民越来越富足、美好的生活，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精神风貌和良好形象，向全国和世界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

本来，凭借桂林山水的自然品质和人文内涵，足以写一部大传，但考虑到时间和体量的局限，只能选取典型地域、典型时段、典型事件和故事、典型人物重点呈现。总体结构上，《江如练》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空间主线，从漓江源头猫儿山，经兴安、临桂、桂林、兴坪、阳朔，一直到漓江尾平乐；一条是时间主线，从《山海经》起始，经唐、宋、元、明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当下。两条线与漓江流域的经典风景相遇，通过对重要交叉点的深入挖掘、细致呈现，描摹出生态变化和人物命运起伏的脉络。

遗憾的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我无法将桂林山水的自然美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全部呈现出来。一次酣畅淋漓的书写虽已告一段落，却仍有很多未尽之意。有一些采访资料，比如张俞老师提供的雁山园历史资料、黄珊虎老师提供的桂林龙舟身采访材料和采石场材料，由于没法穿插进现在的文章结构中，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对这些遗憾的弥补，呼唤着下一次机缘的来临。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描绘百年中国工人文学画卷

田建民

《中国工人文学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长期以来，由于工人文学缺少系统整理出版的资料集，相关研究史著又非常匮乏，导致人们对百年来工人文学的基本情况摸不清楚。工人文学的发端在哪里？发展情况怎样？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对此，不但一般读者了解甚少，不少文学研究者也一头雾水。该著在史料发掘上下了大功夫。从上世纪初二三十年代被历史尘封的作品，到当下的打工文学，总量数以万计，可谓搜罗备至。其中所用的基本都是二手资料，即采用作品的首刊或初版本，并对所涉及的所有作家作品做出较详细的介绍，给出恰当的分析，这不仅能使一般

读者便捷地了解工人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也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书中通过考证确定，最早描写工人生活的俚语发表在《小说月报》4卷7期的文言小说《工人小史》；第一篇描写工人罢工的小说是汪敬熙发表在1917年《小说画报》第7期的《罢工人》；第一篇描写人力车夫的小说是汪敬熙发表在1919年《新潮》创刊号上的《雪夜》。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著，《中国工人文学史》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如工人与工人阶级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构成是发展变化的。作为一部专以工人为中心的文学史著，该书没有对工人与



工人阶级的内涵、构成及发展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论界定，致使其所论对象在内涵与范围上不够清晰。此外，该书在编写体例上采用纵向以文体分编，纵向以年代分期的方式，不够纵贯一体。当然，这些不足与其在工人文学史上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相比，不过是白璧微瑕。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物并没有太大变化，比如烩面、胡辣汤等。人们在吃中享受亲情，在吃中用心交流，而吃的环境与情境，又反映生活的变化。吃，成了生活的具象，又有多重隐喻。

让人物和作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回到最为平常又最为本质的情感之中，是《我的黄河我的城》的最大特点。几十年几代人的生活，从活下去、活得好，到活出价值与精神，这一路而来的向上之势，也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日常的渐变，或许有时难以察觉，一旦拉开距离回望，就会无比惊讶。小说中四代人生命中的70年，是许多家庭走过的路，里面有我们亲身经历又无比感动的生活细节。在更大的视野中，这是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缩影，是一份亲切又极具现实性的时代记录。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

散文是群山间的流水，与平原上的大河、港汊相切甚少。在相对独立的航道里，读者可以在散文中窥见人与万物对话的态度、个体的自我敞开以及谦卑和敬畏的品格，这是散文的特色，也是其迷人之处。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张炜担任名誉主编的纯文学刊物《万松浦》过去一年共推出6期作品，其中散文随笔总计45篇、约40万字，在众多文学刊物中规模较大。阅读它们，亦可管中窥豹，发现当下散文随笔创作的特点和趋向。明末清初才子金圣叹评《水浒传》时说：“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本是用于指称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的绝妙之处，笔者加以转用，以“各有其声口”指认散文作家在作品中形成的个人腔调，真可谓杏花疏影最堪看。

散文作为无界文体，理应全方位敞开。《万松浦》的散文随笔等栏目集结了众多名家，如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李敬泽、张炜、王安忆、赵丽宏等，也汇入部分新生力量，如两名80后作家，胡竹峰和刘星元，同时博采跨界写作之所长，刊发了电影导演唐棣的《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散文无藩篱的特性，也方便以其他文体见长的作家自由出入，该刊刊发了小说家赵德发、东君、荆歌、张抗抗、王祥夫的散文作品，推出了诗人向以鲜、路也及学者李长声、张新颖的4篇散文。

张炜的《如意坐》与汪漫的《秋籁》，同刊于《万松浦》2023年第5期。笔者读出了技法辞章下的悲感之感，那是历史与时间对个体生命的收留、压缩与折叠。张炜的《如意坐》作为亲情散文的一种，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和情感处理方式。其散文语言自带一种神秘色彩，背后是边地族群古老的思维方式。作家用近似白描的手法，使笔下事物直接呈现。在情感处理上，张炜对母亲的深情不是体现在语言和行动上，而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强烈的心理能量，嵌入到作品肌理之中。母亲去世多年后，张炜述说了她与母亲重逢的方式，主要有睡梦、恍惚、长相、坐姿4种。作家以超感性的笔致直面人生的悲怆，借助母亲与“我”的亲缘述说历史与个人的轮回，还有跻身其中的不确定性。汪漫的《秋籁》恢弘大气、沉静自如，聚焦古琴大师成公亮的传奇人生，写出了艺术家在弹奏和创作层面的上承下传以及艺术交往和生活态度。这一切直击文化史的永恒话题，即歌德所言的“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肉身于艺术而言，是一种投掷，也是一种耗损。但人自身尽管微小，其意义和价值恰恰在于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汪漫在这里，以克制的文字与文化回跃的情感态度致敬前辈。

《万松浦》的散文随笔栏目作者群不乏名家，使其文学水准高于不少同类刊物。张承志的《一点一滴》以南极雪山以及秘鲁山地、大河的行程为题材，以贴近底层的行走方式，开掘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多义性。韩少功的《陈映真印象》作为一篇随笔彰显出作家智识性写作的特征，他以台湾作家为井口，深挖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身份自觉、文化认同等宏观问题，是散文现场少见的宏大叙事之作。刘亮程的《洪水》不同于《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诗性叙述，作家采用极简、平易、直白的笔法，勾勒出一场洪水下的众生相，其中有河道的变形，古树的奔逃，有警察的殉职，铲车司机的战战兢兢，也有基层

决策者的千钧之重。尽管作家也是身陷其中的一员，但他的笔力却具有某种俯视性，凸显出更高层次自然意志的伟力。李长声的《伊吕波闲话二题》聚焦受隋唐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文化。张锐锋的《古灵魂》关涉古史的现代改写，是对电影《英雄》的一次反向叙事。赵德发的《苍茫黄海》，从地质史演化的角度观照黄海，其中资料的钩沉非常见功夫。李敬泽的演讲《北京雨燕及行者》为名篇，作家用雨燕这一比喻，致敬曹雪芹、李白、杜甫这三位在云端上飞翔的古典作家，他们的飞翔姿态各异，然而产生的果实却形塑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

上述作品外，李木生的《鲁迅的植物世界》也别具一格，作家结合思想随笔和学生随笔的优势，从鲁迅小说、鲁迅散文、鲁迅日常三个层面剖析植物之于鲁迅的“日常性寄予”及“情感性寄予”。张炜的两篇札记，《诗与思的禁忌》《怀念和告别》，是对两本新著的自注，有着自我心路历程的坦陈，充分凸显作家此时此地的体感。胡竹峰的《自在》是45篇散文中个人腔调特别突出的一篇，个人腔调之于散文虽是斜出的逸枝，却能使文风格流光溢彩。

东君、王祥夫、荆歌、张抗抗4位小说家的散文随笔，笔法不一，取材也更随性，不像诸多散文作家那般，集中于叙事散文的隧道里。而王晓莉的《陌生人画像（二题）》见微知著，切口虽小，却从中开掘世事的隐微。蒋蓝的作品依旧注重开合度，思想碎片里夹杂着锋利的棱角，渗入诗性的光芒。高维生的《鸟是天空的火焰》作为一篇生态散文，在扎实的田野经验支撑下，长白山的鸟类生灵以闪烁的姿态进入读者视野。杨献平的《毛目记》书写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风沙、雪融之水、生命力强悍的植物以及静静矗立的文化遗存。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总会有打动人心的生命故事上演。

在散文里，记忆中的故土、家人、左亲右邻、朋友同事，皆因个人的感受和触觉，在漫漶的时光中重新被激活，并悬挂于记忆的蛛网。远方的他们，近处的你我，如同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我”终会成为“我们”，“他们”也会成为“我”的一部分。

杏花疏影最堪看

刘军

《万松浦》杂志散文述评

散文是群山间的流水，与平原上的大河、港汊相切甚少。在相对独立的航道里，读者可以在散文中窥见人与万物对话的态度、个体的自我敞开以及谦卑和敬畏的品格，这是散文的特色，也是其迷人之处。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张炜担任名誉主编的纯文学刊物《万松浦》过去一年共推出6期作品，其中散文随笔总计45篇、约40万字，在众多文学刊物中规模较大。阅读它们，亦可管中窥豹，发现当下散文随笔创作的特点和趋向。明末清初才子金圣叹评《水浒传》时说：“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本是用于指称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的绝妙之处，笔者加以转用，以“各有其声口”指认散文作家在作品中形成的个人腔调，真可谓杏花疏影最堪看。

散文作为无界文体，理应全方位敞开。《万松浦》的散文随笔等栏目集结了众多名家，如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李敬泽、张炜、王安忆、赵丽宏等，也汇入部分新生力量，如两名80后作家，胡竹峰和刘星元，同时博采跨界写作之所长，刊发了电影导演唐棣的《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散文无藩篱的特性，也方便以其他文体见长的作家自由出入，该刊刊发了小说家赵德发、东君、荆歌、张抗抗、王祥夫的散文作品，推出了诗人向以鲜、路也及学者李长声、张新颖的4篇散文。

张炜的《如意坐》与汪漫的《秋籁》，同刊于《万松浦》2023年第5期。笔者读出了技法辞章下的悲感之感，那是历史与时间对个体生命的收留、压缩与折叠。张炜的《如意坐》作为亲情散文的一种，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和情感处理方式。其散文语言自带一种神秘色彩，背后是边地族群古老的思维方式。作家用近似白描的手法，使笔下事物直接呈现。在情感处理上，张炜对母亲的深情不是体现在语言和行动上，而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强烈的心理能量，嵌入到作品肌理之中。母亲去世多年后，张炜述说了她与母亲重逢的方式，主要有睡梦、恍惚、长相、坐姿4种。作家以超感性的笔致直面人生的悲怆，借助母亲与“我”的亲缘述说历史与个人的轮回，还有跻身其中的不确定性。汪漫的《秋籁》恢弘大气、沉静自如，聚焦古琴大师成公亮的传奇人生，写出了艺术家在弹奏和创作层面的上承下传以及艺术交往和生活态度。这一切直击文化史的永恒话题，即歌德所言的“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我们以自由”。肉身于艺术而言，是一种投掷，也是一种耗损。但人自身尽管微小，其意义和价值恰恰在于超越的意向和姿态。汪漫在这里，以克制的文字与文化回跃的情感态度致敬前辈。

《万松浦》的散文随笔栏目作者群不乏名家，使其文学水准高于不少同类刊物。张承志的《一点一滴》以南极雪山以及秘鲁山地、大河的行程为题材，以贴近底层的行走方式，开掘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多义性。韩少功的《陈映真印象》作为一篇随笔彰显出作家智识性写作的特征，他以台湾作家为井口，深挖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身份自觉、文化认同等宏观问题，是散文现场少见的宏大叙事之作。刘亮程的《洪水》不同于《一个人的村庄》中的诗性叙述，作家采用极简、平易、直白的笔法，勾勒出一场洪水下的众生相，其中有河道的变形，古树的奔逃，有警察的殉职，铲车司机的战战兢兢，也有基层

决策者的千钧之重。尽管作家也是身陷其中的一员，但他的笔力却具有某种俯视性，凸显出更高层次自然意志的伟力。李长声的《伊吕波闲话二题》聚焦受隋唐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文化。张锐锋的《古灵魂》关涉古史的现代改写，是对电影《英雄》的一次反向叙事。赵德发的《苍茫黄海》，从地质史演化的角度观照黄海，其中资料的钩沉非常见功夫。李敬泽的演讲《北京雨燕及行者》为名篇，作家用雨燕这一比喻，致敬曹雪芹、李白、杜甫这三位在云端上飞翔的古典作家，他们的飞翔姿态各异，然而产生的果实却形塑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

四川省社科院马识途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电（张鹏禹）近日，四川省社科院马识途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该中心将整合马识途研究各方力量，进一步扩大四川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影响力，推动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

成立仪式上，该中心聘任了李明泉、李怡、周维东、慕津锋等14位专家学者为首批研究员。中心成立后，将整理2018年《马识途文集》出版后的单篇散文文章并集结成册，组织召开马识途作品研讨会，梳理马识途与中国当代作家间的交流交往并出版成书。

据了解，马识途是继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李劫人、何其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四川作家之一。作为一位重要的革命作家，他一生长怀赤子之心，创作经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两个阶段，年逾百岁仍笔耕不辍，被誉为中国文学界的“常青树”。他的创作力图凸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积极探索，创作出《清江壮歌》《夜谭十记》《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百岁拾忆》等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

